

出版社

春天！ 别走

岑凯伦 著



春天！别走

岑凯伦 著

群众出版社

一九八八年·北京

春天！别走
岑凯伦 著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玉田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25印张 155千字

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7-5014-0299-x/1.88 定价：1.80元

印数：00001—150000册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书叙述了四个爱情故事。

《春天！别走》：热心助人的老三帮助大姐、二姐寻找到了意中人，小妹也闹着要订婚，她便把同学介绍给小妹作男朋友。然而，这事却给她带来了烦恼，因为她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他。正当她烦恼之际，在屋顶花园他们相会了，原来是一个误会。

《笑在阳光里》：一个偶然机会，她结识了一位热情的男同学罗聿得，但她仍陷在苦闷的泥潭里，日夜思念着她远在美国的情人，然而不幸的是，她的情人却在^上美国死于车祸，接着，来看望她的罗聿得又在车祸中受伤。两次车祸都没有把她击倒，在痛苦之际，她那颗助人的心在跳跃，于是，不幸又把她推到了罗聿得身边。

《抉择》：她去寻找“补习班”，一位潇洒的男同学带着笑容溶进了她的生活。她母亲病死，家境拮据欠债，金钱、地位给她带来了烦恼，她遭到情人的母亲的反对，她彷徨，她痛苦，又不甘心堕为舞女，正当她要^寻寻自尽之际，情人却出现在她身边……

《满风苑竹》：失去了痴情的初恋的女秘书，^不心爱情给她带来的寂寞孤独，在朋友的别墅里和“白马王子”。然而，正当她在竹苑里倾^听听

时，“白马王子”的情人发现了他们的关系。短暂的爱情又给她带来锥心的苦痛，她不愿分割别人的感情，她拉开竹苑的大门，悄悄地走了。

这部书的语言清丽流畅，故事跌宕缠绵。

不

春天，别走

我应该算是个幸运的女孩了。

我有个慈祥的爸爸，他当了三十多年的公务员，虽只是个小主任，他却乐观豁达，从不抱怨什么。平时除了和朋友下棋，最爱品尝妈妈的拿手好菜，以及听我们四姐妹的趣事了。

妈妈更是一等一的大好人，我们要求什么，她从来不会说“不”字，当然，这也是因为我们从不做非份要求的缘故。她是个标准的家庭主妇，外面争女权争得震天价响，她却安于自己主妇境地，因为，在厨房中，她的权力最大，她不想再争别的了。她还会织各式各样的毛衣，做不同的衣服，所以，我们四姐妹的行头都各具特色。

幸好我们家只有四个女孩，没有男孩，就省了爸妈——虽然爸妈并不见得本来有什么偏心，但我想：“稀为贵”这句话不是没有它的道理。因此，小妹

是女孩，即便她是上帝赐来的，他们也不会特别疼小妹。于是，我们从不担心会因“偏心”而起纠纷。况且我们四姐妹个个都出落得像朵花——包括我在内。过还没有一个人有男朋友，这也提醒了爸妈把它当头等事了。

因此，最近爸妈一遇到邻居、世交的，就托他们替我们物色对象——不结婚，交朋友总可以！于是，我们聊天时，又多了一个话题。

我的大姐叫齐世芹，中文系毕业的，是个标准的蛀书虫，只要有时间，她就抱着书看个没完。我们家是个基督教家庭，大姐却偏爱研究佛经、玫瑰经、可兰经，妈妈要她多看看圣经，她总理直气壮的说：研究学问不能偏重某一方面，况且，她从事编辑工作应该多方面吸收知识。妈妈不愿剥夺她的信仰自由，只好听任她自由发展。因此，她把时间全花在书本上，也没交男朋友。看样子，她很适合嫁给出版社的老板。

我的二姐叫齐世苒，跟大姐是相反的典型，大姐就像她的生肖——兔，害羞得很。而二姐则像极了她的生肖——马，十分好动，中学时代是学校的体育健将，考大学也选了体育系，又当了体育教师。只喜欢带学生跑跳、参加比赛，她的终身大事当然比不上她心爱的“体育”了。

我是老三，齐世茗，没什么好介绍的，也是如同我的生肖——鸡——成天叽叽喳喳的，爸妈都嫌烦，但我很热心助人——其实就是爱管闲事。已经念到大三了，

还没有男生向我表示过追求之意，也许是怕我快人快语，一下子给揭了出来。唉！我只有“无牵无挂”的过单身女郎的生活，参加舞会时，也只有临时借别人的舞伴充数。

小妹是齐世芬，十八岁的尴尬年龄，不但爱做梦也爱睡觉，心地善良得有些过份，连蚂蚁死了，还要像黛玉葬花似地洒上半天眼泪。就由于如此，她无暇念书，是我们家唯一没念大学的，她念五专，成天唱歌、跳舞，想有朝一日当个什么星的，不过，我们全家人都反对，于是，她也仅止于“想想”罢了。

我家住在公寓的四楼，屋顶是个爸爸设计的花园，有石棉瓦盖的顶，也有喷水池和凉椅，晚上点亮了小灯，乱有情调一把的，可惜只有爸妈享受过其中的罗曼蒂克，我们四姐妹可不愿“触景伤情”。

不过，今天有些不同，说不定“谁”会带着男生上屋顶花园逛逛。

因为，我今天早晨要上学时，妈妈就再三叮咛，晚上家里有客人，是爸爸多年的好朋友，全家六个人都不能缺席，而且要早点回来，换上漂亮的衣服，免得别人嫌我们四姐妹不会打扮——妈最怕人家瞧不起她的手艺了，一有机会，就不忘叫我们几个免费作模特儿，展露一下她做的衣服。

大姐要赶稿子，二姐要准备比赛，小妹要筹划同学的生日舞会，都心事重重地走了，没有注意妈妈的神色异

于平常。只有人称鬼灵精的我——老三原本就比转“聪明”嘛——发现事有蹊跷。

于是，下了课，我早早地回了家。

妈妈正在厨房里忙得不亦乐乎，一见我回来，就催我快去洗澡、换衣服。我当然不会马上答应的，我提出条件：“妈，你先告诉我，今晚的客人是谁？”

“我不是说过了，是你爸以前在大陆上的邻居，好久没见了，大家聚聚，话话家常。”妈妈一边切肉丝，头也没抬地说——是怕我瞧见她脸上的表情吧！

“你骗我，如果是‘老’朋友，干嘛要我们换漂亮衣服，是不是还有一个‘小’朋友？”

“你——”妈妈忍不住笑了，但她还是不说。

我自有法宝让妈妈说出真话：“妈，你不说，我就不去洗澡，而且还要姐姐、妹妹也不要洗。”

“好！好！妈服了你，就你最鬼灵精。不过，你不能说出去哦！”

“我那一次泄漏过秘密的？”我伸出小指头。

妈妈拍开了我的手，“是啦！你杨伯伯要跟他儿子一起来。”

“他是做什么的？今年几岁？长得什么德性……”

我还没问完，妈就挥手了，“快去洗澡吧，这些问题留着，你等下问他，免得冷场，小三，妈就拜托你啦！”

妈这种软软的腔调、捧人的功夫，我最消受不了，只好猛点头，回自己的卧室去了。

经过妈妈指点，我们四姐妹的装扮是各有千秋，当然，也是美得不容挑剔。

大姐内向，穿的是典雅的淑女装，软软飘飘的，也很适合她的书卷气。浅紫的色调，越发显得她的皮肤白嫩。

二姐外向，穿的是宽大的红毛衣，配上紧紧的白色香烟裤，很帅气，也很热情洋溢，连我看了都忍不住要夸她那小灰色的皮肤很性格。

我还是喜欢紧身衣配长裙，动静合宜，一身的墨绿，戴了一条翠绿的链子，妈妈说我是想隐藏自己稍嫌丰满的身材。谁叫我爱吃嘛，没办法。

小妹仍是她的老行头，白毛衣配红蓝色的背心裙，很可爱，让人觉得她永远长不大似的。

杨伯伯的儿子——杨前麒，看到我们四姐妹，可真是傻了眼，不知道杨伯伯事先有没有告诉他，我想应该有，因为他的头发和皮鞋都好亮，西装笔挺——好像是新做的，看他一副很难受的样子。

我们四姐妹挤在大沙发上，爸爸和杨伯伯在下棋，杨前麒正襟危坐地紧贴着单人沙发，眼睛透过镜片，看着电视荧光幕，天晓得他心里在想些什么。

大姐抓着报纸，看她的副刊，二姐看体育版，小妹看娱乐版，我——只好打破只有电视机在响的局面。

“杨——嗯！我还是叫杨大哥好了，你喜不喜欢看卡通影片？”我指指电视。

杨前麒慌乱地不知该把手脚往那儿搁，期期艾艾地

说：“我很少看，不敢随便批评。”

“我倒是很喜欢，不但画得传神，也很可爱，故事本身也有正确主题，真可以说是老少咸宜。”

“是的，老少咸宜！”他应了我一句。

他竟然把我的话题给打住了，我该怎么继续呢？

“你喜不喜欢下棋？”我指指爸爸和杨伯伯的棋战。

“你是指象棋？我不大感兴趣。倒是跳棋很有意思。”他考虑了一下。

“真的啊？那我们来下跳棋吧！”听他这么一说，我的兴致来了，立刻招募同好：“你们还有谁要玩？”

大姐、二姐都没有抬头，我只好找小妹了。

“小妹，你来凑一角吧！”

“输的人要请看电影，我才玩。”小妹提出每次下跳棋的条件。

“你——好吧！反正不会是我输。”

我知道小妹的火候，勉为其难地答应了。

玩跳棋的当儿，我才有功夫打量杨前麒——性格的四方脸，坚毅的下巴，浓浓的眉，幸好戴了黑边眼镜，冲淡了一些粗线条。

“你在那里做事？”

我想到了就问，倒把专心下棋的他吓了一跳。

“我——我在当讲师。”

“那你一定很有学问了！”

我看他下一步棋都要想老半天，故意这么说他，真

想笑他下棋的学分不及格，但，怕妈妈骂我不给人留面子，只好把后半截话缩了回去。

“那里！那里！”他的前额都急出汗了。

“杨大哥，你是不是很热？”有些不耐烦的小妹也开口了。

“我——还好。有些热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把西装脱掉。我爸爸每次回来都把外套脱掉的，他说这样才不拘束。”小妹由衷地说。

“好吧！谢谢你。”

杨前麒慌张地脱着西装外套，一不小心，我听到了“咣”一声，好象是衣服裂了，我只好装作不知道，免得他窘得无地自容。

玩到最后，他理所当然的输了一一太紧张了。

小妹乐得直拍手。

“哈！杨大哥要请看电影了。我要看国宾、乐声、新声……”她忙着扳手指。

“小妹，不要吵！”二姐不耐烦地叫了一声。

“二姐——”

小妹还没开始诉苦，妈妈在厨房叫了。“老大、老二、小三、小妹，准备吃饭啦！”

于是，杨前麒逃过了小妹这一关。

跟陌生人同桌吃饭是很别扭的，想说话又不敢太放肆，不说话，又憋得难过，害我食欲大受影响，不由得瞪了杨前麒一眼。那想到他正好在看我，结果，我只好低头猛扒饭。

这一顿饭我虽然吃了不少好菜，却好象有些消化不良，不知姐姐、妹妹她们的感受如何？

杨伯伯吃三碗饭已经很惊人了，杨前麒竟吃了四碗忙得负责添饭的小妹低声抱怨：“我一块排骨肉吃到现在还没吃完，再添下去，我看我准给饿死！”

幸好杨伯伯跟爸爸聊得高高兴兴的，没听到小妹的话，倒是杨前麒尴尬地笑笑：“我吃饱了，大家慢用！”

“再喝点汤嘛！这些鱼圆是我自己做的，没有硼砂。”妈妈热心的推销她拿手的鱼圆，又帮杨前麒盛了一碗汤。

我看他那副既想吃，又怕小妹嘀咕的表情，忍不住“噗哧”一声笑了出来。

“小三，又发神经了。”二姐拍我一下。

我猛抬头，“想到一件趣事，你要不要听？”

“待会儿吧！妈妈在使眼色了。”

二姐竟然不感兴趣，真扫兴，我只好在肚子里猛笑，差点岔了气。

好不容易吃完了饭，大姐去帮妈洗碗了，二姐脚底抹油——溜了，说是要去看难得一见的篮球赛，我看情形不妙，正想往房间里钻，爸爸开口了：“世茗，陪你杨大哥到屋顶花园看看吧！”

“我要考试，要看书！”我立刻拒绝。

“刚开学，考什么试？快去看看，杨伯伯他们还要赶回淡水呢！”

“小妹，走，一起去！”我只好邀小妹。

没想到小妹竟然见死不救：“哎呀！那种地方不能随便去呀！”

我只好硬着头皮拉开纱门，头也不回地说：“走吧！杨大哥。”

上了楼梯，开了门，打开电灯，我站在门口，伸了伸手：“你请参观吧！这就是我爸爸的精心杰作。”

“噢！”他傻愣愣地走上了碎石小道，转了半天，我不想跟上去，免得他误以为我对他有意思。

他大概也觉得怪怪的，不一会儿就走回来了。

“看完啦？”我懒洋洋地问。

“很漂亮，只可惜我家住的是二楼。”

他赞美着，却有些心不在焉，不过，我也懒得研究他，随手关门、关灯，“蹬、蹬、蹬”地下楼了。

爸爸一脸狐疑地望着我，我耸耸肩：“他说他看完了，很漂亮，我可以交差了吧！”

这回不等爸爸回答，我三步并作两步冲进卧室。

不多久，就听到大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。

“感情好，可走了！”我松了一口气，朝小妹做了一个鬼脸。

“三姐，我看这个杨大哥，对你有意思呢！”小妹捉狭地说。

“别开玩笑，我会看上他？紧张大师，倒跟我们的大姐很像。出去吧！听听爸妈怎么说。”我拉了小妹一把。

才迈进客厅，爸爸就板着脸骂我：“小三，你怎么

可以这样招待杨大哥？逛花园，才三分钟就逛完了。”

我看出爸爸故意忍住的笑意，我降低声调：“爸！我是怕那双大脚丫踩坏了你心爱的花！”

“你啊！调皮！”爸爸终于笑出来了。

“你们三姐妹倒说说看，对杨大哥的印象如何？”妈妈从厨房走了出来。

“妈！杨大哥是……”大姐低呼一声。感情好，妈不说，她还不知道杨前麒此行的目的。

“是啊！你们哪个中意他？”

“我只记得他那对眉毛象毛毛虫，又黑又粗，怎么谈得上整体的印象呢！”大姐慢慢地说。

“是啊！真火，他吃了四碗饭，累死我了，这种饭桶，阿拉不敢领教。”小妹倒煞有介事地挥着手。

“那你呢？小三，好像跟他谈得很愉快？”

“我？算啦！大家都不说话，总不能大眼瞪小眼吧！他这一型，我不欣赏。”

我连忙表明立场，虽然我记起了杨前麒镜片后发亮的眼睛，可是，我却一点也不欣赏他，他还比不上我们系里的石尤风呢！我对石尤风都不起感应，何况是他。

“你们谁知道老工的看法？”妈妈大急，费了半天的心，却没下文，怎么行？

“妈，我看也不乐观。二妹说，扔个球给他，大概都要后退三步。”大姐摇摇头，似乎很替杨前麒抱屈。

“你们四姐妹也真难侍候，这不好，那不行，爸！

不知道要等到那年才能做外公。”

不只是爸爸唉声，妈妈也叹了口气了。

“就是嘛！跟你们说，眼光不要太高，只是个性差不多，兴趣相投，有出息，身体健康就可以了，真不知道你们订的是什么标准？”

“妈，我们没有什么标准，只是还不想结婚罢了，对不对？大姐。”我朝妈妈皱皱鼻子，大姐赞同地点了头。

“好吧！好吧！我不管你们了，随你们去。”

妈这回可真是伤心啊！不过，过不了两天，她又会积极筹划下次的相亲了，拭目以待吧！

二

教授没来，大家闹哄哄地说要到餐厅聚聚，商谈开舞会的事。

我一听，就没劲了。如果是郊游，我还可以考虑，跳舞可真是我的致命伤啊——没舞伴嘛！

于是，我拿了书就走，反正像我这种小人物，也没有人会注意的。

未料，华美却跟在我后头拍了我一下，吓得我书也掉了，讲义也散了一地。

“你是存心替棺材店拉生意是吧！真是吓死人不偿命。”

“谁教你溜的那么快，忘了你答应我的事啦？”华美

着篮球晃了晃。

“噢！”我这才想起她要我陪她打篮球的事。我虽然不像二姐是个体育健将，但是在系里，却还是一个通才，什么都会一点。

“你到底去不去嘛？又发呆。”

“不想去。你还不是想引男生注意，故意让球滚到他们旁边，然后说不定碰上一个什么白马王子之类的，我才没这个闲功夫。”我拒绝了，我不喜欢运动还带着吸引男人的动机。

“你——真扫兴！”她发娇嗔了。

“况且，你现在去，大家都在上课，根本发挥不了作用。改天吧！也许那天我心情好，想成人之美也说不定。”

我朝她笑笑。华美莫可奈何地耸耸肩走了。

她就是这么可爱的女孩，不计较别人怎么说，一心只巴望能在大学四年中找到好对象结婚。她常跟我说，她考大学不是想增加知识，或是拿文凭，或争面子，只是想找个对象罢了。

所以，她的日子过得很简单，从不为分数烦心。

当然，她也没有心机，很对我直肠子的胃口。因此，我跟她来往得也密切些。

“你想回家了？”

我刚走到大门，又有人跟上来了，听声音是——

“石尤风！你怎么不去讨论舞会呢？你不是台柱吗？”